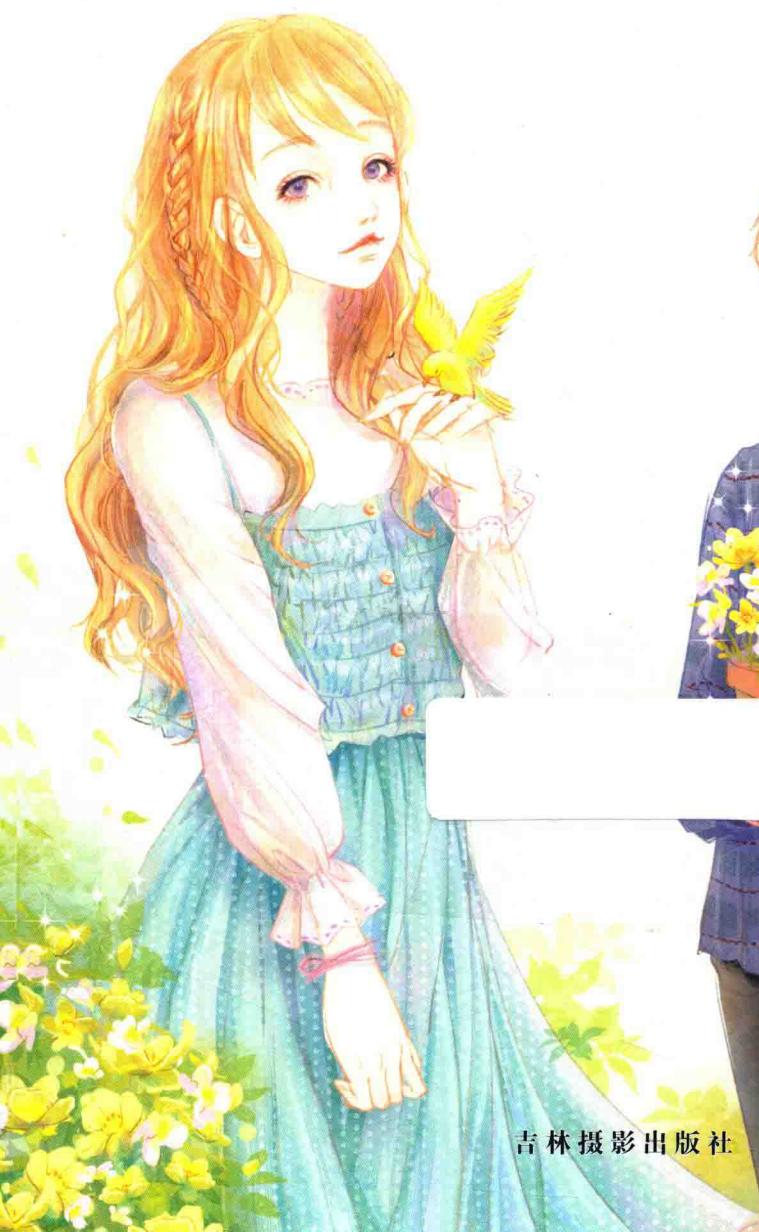




指尖花凉 忆成殇Ⅲ

梅吉
MEI JI WORKS / 著

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指尖花凉 忆成殇Ⅲ

梅吉
MEI
JI WORKS

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·长春·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指尖花凉忆成殇. III / 梅吉著. -- 长春 : 吉林摄影出版社, 2018.9

(意林·轻文库·恋之水晶系列)

ISBN 978-7-5498-3762-5

I . ①指… II . ①梅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08036号

指尖花凉忆成殇 III

Zhijian Hualiang Yi Cheng Shang III

著 者	梅 吉
出 版 人	孙洪军
总 策 划	安 雅 张 星
责 任 编 辑	施 岚 胡晓路
图 书 统 筹	蓝 曜 悅
特 约 编 辑	丁 旭
绘 图	E.Pcat
书 籍 装 帧	胡 静 梅
美 术 编 辑	张 云 丽
开 本	700mm×1000mm 1/16
字 数	300千字
印 张	13
版 次	2018年9月第1版
印 次	2018年9月第1次印刷

出 版	吉林摄影出版社
发 行	吉林摄影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
	邮编: 130062
电 话	总编办: 0431-86012616 发行科: 0431-86012602
网 址	www.jlsycbs.net
经 销	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	天津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书 号 ISBN 978-7-5498-3762-5

定 价: 25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务部联系, 联系电话: 010-51908584

Contents
目 录

第 1 章	逃不开的曾经	001
第 2 章	有些告别身不由己	023
第 3 章	开启一段新旅程	045
第 4 章	醒不来的噩梦	063
第 5 章	你始终在我心上	079
第 6 章	越陷越深	095
第 7 章	请你不要再来打扰	117
第 8 章	风波乍起	133
第 9 章	坠入茫茫深渊	151
第 10 章	念念不忘的信仰	167
第 11 章	我会一直等	183

Z h i j i a n H u a l i a n g Y i C h e n g S h a n g H



Zhijian + Hualiang Yi
Cheng Shang III



第1章



逃不开的曾经



苏瑾端起办公桌上的杯子，喝了一口已经冷透的咖啡，这才察觉已经是凌晨两点钟。

她起身走到落地窗前静静凝睇着外面的世界，那些高楼大厦上闪烁的霓虹交汇成一种奇异的光芒，将墨色的天空衬托得更加深邃悠远，这样静谧的时刻不经意地拨动了苏瑾心里一根名叫思念的弦，让她不由得想起了槐树街，还有槐树街的那些过往。

她跟顾峥分开已经整整一年了，离开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已经做好了决定，可这一年她无数次地生出后悔的情绪，原来她一直自以为是的坚定其实都是虚张声势。和顾峥的感情，从来都是她心里最脆弱的部分。

但她太害怕顾峥为她不顾一切了，有时候闭上眼睛想起他为救她纵身一跃的情景，她的心依然会怦怦狂跳，那种痛楚排山倒海地涌过来，让她想要联系顾峥的心又变得迟疑起来。她害怕被束缚，也怕不能给予顾峥相同的爱，所以这一年来，她想念顾峥，却从未主动联系过他。

有时候想，她性格里的理智和冷静，其实是种负累，想得太多，反而缺少奋不顾身的勇气了。

顾峥有时会给她邮寄明信片，秘书琳达转交的时候满眼都是八卦，可她只是将明信片收进抽屉里，等到独处的时候才会静静地一遍又一遍地翻阅。

顾峥的字她早就熟悉了，龙飞凤舞，刚劲有力，最后的署名都是“峥”。

“峥……”有时候她反复念着这个字，唇边会不由得溢出笑容来。鲁莽又冲动的少年，温暖又美好的男子，这十年来，他们哭过、笑过、闹过、吵过……可在她心里，始终只有他。

手机的振动声在这寂静的时刻突兀地传来，令苏瑾的情绪一紧，疾步上前接起电话。

上司Jacob（雅各布）的声音沉沉地传来：“Sophie（苏菲），从现在起你开始放假，最好能去旅行一趟。Mr.周在家里自杀了，他是我们的大客户，消息一传出来，作为他财务顾问的你必定会受到很大牵连。”

苏瑾难以置信地追问：“Mr.周，周礼恒老先生？”

“刚刚得到的消息，已经确认抢救无效死亡。”

“什么？”苏瑾失声喊出来，“我前几天还跟他一起喝茶！”

“Sophie，你将他的财务报表整理出来，剩下的事交给公司处理。”



等听到“砰”一声响，苏瑾这才惊觉她不慎将杯子拂到地上，蹲下身想要去捡拾碎片，结果好一会儿都站不起来，手脚发软，嘴唇发抖，眼泪涌了出来。

“怎么会发生这种事？”

“因为他和一些政客有来往，所以他的死就变得敏感起来，我们KPCB作为他的财务公司必然会被牵扯进去。Sophie，你要记住，不管媒体问你什么，都要回答不知道……”

他还在说着什么，但苏瑾已经一个字都听不清楚了。

其实这种自杀事件在华尔街时有发生，这里就是一个创造神话和奇迹的地方，也是另外一些人走向灭亡的炼狱，每一天都会有人成为百万富翁甚至千万富翁，更会有人沦落为乞丐，负债累累。

苏瑾见过太多人对财富的极度贪婪，她自己反而心静如水。年少时她最想拥有的就是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，阳光充足，清风拂面，现在这一切都实现了，可她好像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愉悦。

有时候想，她活得这么独立倔强是什么呢？不想依附，不想停滞，努力也只是一种惯性使然，想要把每一件事都做到最好，这样的性格令她累，却也让她有了成就感。就好像她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证明，那个在阁楼里无助哭泣的女孩终于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了。

认识周老先生的时候苏瑾刚调回KPCB总部，没有人脉，没有资源，手里一个客户都没有。她不急不躁，从小客户做起，对每一个单子都尽心尽力。

周礼恒是苏瑾接触的第一个大客户，因为之前的理财顾问替他做的几笔投资都是亏损的，他看过苏瑾的资料后，决定换她做理财顾问。周老先生是华侨，二十出头就来美国打拼，半个世纪过去，不仅在华人中赫赫有名，也是美国知名人物，产业投资涉及方方面面，资产可谓非常雄厚。他为人低调，又特别谨慎多疑，所以并不好相处。苏瑾接手的时候就已经了解过他之前的投资经历和习惯，他只做短线投资，股票、基金、期货等，在一个高点就抛出，绝不恋战，也不贪婪，所以他才能积累出这么多的财富。

起初他只是抱着试试的心态让苏瑾替她打理几只长线基金，但是苏瑾不动声色地给他一些投资建议后，却让他每一次都赚得盆满钵满。

“苏小姐，你是有什么内幕消息吧？”

“如果有内幕，那我就自己买了。”

“但你怎么知道这只股票会在哪个点涨停？如果是我，看形势这么大好，一定会再等等。”

“只是运气好而已。”



周礼恒哈哈大笑起来，他当然知道苏瑾是谦虚，投资这种事怎么可能靠运气？除了专业知识、对数字的敏锐捕捉，还要对股市大盘进行各种分析。

苏瑾资历虽浅，功力却非常老到，加之她处事沉稳淡然，周老先生对她可谓赞誉有加。他邀请苏瑾去家里做客，甚至一度想把自己的独孙周麒介绍给苏瑾，结果被她婉言拒绝了。

因为周礼恒对苏瑾的信任，这大半年来，他把自己大部分的资产都交给苏瑾打理，并且还介绍了很多熟人朋友成为她的客户，苏瑾这才在公司崭露头角，获得很好的口碑。

就在一个月前，周礼恒突然提出要把资产全部提现，股票基金统统抛掉，苏瑾很惊讶地问他是不是遇到了麻烦。

周老先生压低声音，得意地对她说：“是好事。”

原来他老朋友拉他一起去投资非洲一个矿区，并保证一年后矿石开采出来他们都会成为超级富豪。

苏瑾一怔，又详细问了一些关于矿区地点以及开矿资质等情况。

“因为是跟当地政府有关系才能拿下这个项目，一旦开采出来，那我们周家几辈子都不愁了！”

“可是要投这么大一笔资金还是应该先了解清楚。”

“我已经找人查过，也实地勘察了，该矿脉出产质量优良并且硕大的钻石，有几颗钻石在世界上也是赫赫有名。”周礼恒满脸笑容，“能搭上这条线，真是多亏了我这位老朋友。”

苏瑾回去查了一下周老先生说的那个矿脉，总觉得有些不妥，可当她把顾虑提出的时候，周老先生却有些不高兴：“我知道一下清仓会令你损失很多佣金，但机会难得，我是不会错过的。”

“您误会了，周老先生，我查过矿脉所属的国家，他们现在对涉外的钻石政策不明朗，并且政府有意将钻石矿企合并……”苏瑾将查到的资料一一摆给周老先生看。

“资质这边我已经核实过，而且这家矿企很少找合作伙伴，要不是有关系，有钱也难介入。”

苏瑾再三劝说，可周老先生就是执意要清仓套现，苏瑾只能替他筹集所有的现金。

可是这才过去一个月的时间，周老先生竟然在家烧炭自杀，苏瑾难以置信。

那几日，媒体铺天盖地追踪着周礼恒的一切新闻，想尽办法采访他身边的人，作为他的理财顾问的苏瑾更是处在风口浪尖，但她还是想在周老先生的葬礼上送他



最后一程。

礼堂外已经被媒体层层包围，苏瑾刚一出现就引起了媒体的围攻。

“请问周先生是跟HTN公司并购贿赂案有关吗？”

“他之前抛售大量资产是要为了支持闵议员连任吗？”

“听说他的死跟洗黑钱组织有关，你是不知情还是帮凶？”

.....

闪光灯啪啪直闪，晃得苏瑾一阵眩晕，这些问题让她觉得匪夷所思。其实她也不知道周老先生为什么会自杀，本想私下去拜见周太太，却被拒之门外。

此刻苏瑾被围困在中间，突然一个男人扶住她的肩膀，将她带出媒体的包围圈，苏瑾微微仰头，原来是周老先生的孙子周麒。他们之前有过一面之缘。

周麒看到外面突然喧闹起来，转眼望过去才发现原来是苏瑾来了，她穿着一件宽松的灰色衬衣，布料略带一些丝绸的光泽，让她更显端庄雅致。初次见她时觉得她不好亲近，是那种太独立又很有事业心的女强人，而他更喜欢开朗明媚的女生，对于爷爷的有意撮合也只是假意附和。

不过苏瑾对他客气的样子倒让他有几分受伤，他是世界名校毕业，家境优渥，长相帅气，再怎么说她也应该表现出对他有点儿兴趣吧？可她竟然完全忽略了他。

把苏瑾带到大厅后，周麒面色肃穆道：“如今外面传言很多，各种关系都敏感脆弱，你这时候来不怕惹上麻烦？”

“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周老先生一生再大的风浪也挺过来了……”

周麒面色沉重，欲言又止，半晌后说：“这件事牵涉太复杂，你不知道反倒安全。只是因为突然抛售太多资产引得外界敏感，所以你恐怕要承受很大压力。”

“请不妨直言，是因为矿企的事？”

周麒面露骇色，身体一滞，又警觉地朝周围看了一下，压低声音道：“这件事关系重大，还请苏小姐不要对媒体提及。”

“如果只是投资失败，按周老先生的个性不至于做出这样的选择。”苏瑾总觉得这事背后另有隐情，周家的人对此讳莫如深，就连媒体揣测的各种流言都没有出面澄清。

周麒还在斟酌思考到底要不要对苏瑾说实话，虽然爷爷生前常常提及苏瑾，对她颇为信任，但此事太重要，如果苏瑾不慎将真相透露，她也会有危险，所以周麒在犹豫一番后对苏瑾说：“如果媒体追问，你只说不知情，过些日子自然就会淡去。”

苏瑾不再追问，心里隐约担心，周家必定是惹上很大的麻烦，大到连周老先生也无法圆满解决。



从葬礼回来的路上，苏瑾想起之前查的矿企资料还留在公司，决定回去一趟。

开车经过一个路口，苏瑾把车停到路边想要接个电话时，她敏锐地从后视镜里看到一辆黑色的凯迪拉克原本可以超过她，却缓缓停在了她后面，这种异常情况令她警惕起来，不由得关注起那辆车，等她再过三个路口这辆车依然跟着她，她想难道是媒体为了新闻，所以才跟踪她？

苏瑾在街上绕了几圈，然后把车停在人流量大的繁华路段，下车后迅速拦了一辆出租车，终于摆脱了跟在她身后的尾巴。

谁知到公司楼下时，仍旧有大批记者蹲守。

苏瑾戴上墨镜准备从侧门进入，刚到门口就被同事杨晏然一把揽进怀里，低声说：“别出声。”

苏瑾莫名被他拥住低头走向安全通道，用眼角余光一扫，才发现几名警察从旁边经过，楼下驻扎的记者看到警察一窝蜂拥了上去。

苏瑾惊得微微启唇，她没有想到这件事竟然影响这么大，连警察也来公司调查，再想想周家人的态度，更是心生疑问。

“警察要求查看周先生的财务报表，还要把你的电脑带回去，Jacob和他们周旋说涉及很多商业机密，再加上你本人不在，所以他们这一次才作罢，我估计还会来的。”杨晏然松口气，“刚打电话没有联系上你，Jacob怕你这时回公司，叮嘱我在这里拦住你，万幸。”

“警察不是已经证实是自杀？”

“他突然抛售那么多股票债券没有跟你说做何用？”

苏瑾下意识地摇摇头：“他并没有向我提及。”

杨晏然望着苏瑾的眼睛，并不相信她说的是实话。他们同事已经一年，KPCB的中国职员很少，能进入该公司的都是能力卓越的精英。还记得第一次见到苏瑾，是在电梯门口，当他抱着一沓资料冲到即将合上的电梯前时，是苏瑾替他重新摁开电梯。他问她是不是中国人，得到肯定答复时心下对她多了几分亲近，她指了指他的皮鞋，示意鞋带散开了。见他两手不空，苏瑾好心地蹲下去替他系好了鞋带。

那一刻他一怔，微妙的情愫在心里滋生。

他虽然年纪比苏瑾大三岁，但在KPCB才工作一年，之前零零散散做过几份工作，有西餐厅大堂经理、旅行社导游、高中老师……其实他自己也不清楚他到底喜欢什么，却不愿意从事跟父亲一样的行业——他曾经是很有名的投资理财师，后来却一败涂地，一度非常颓废，令母亲伤心落泪。他想要跟他走不同的路，可兜兜转转发现自己竟一事无



成。最后只得听从父亲的安排，进了KPCB。

他原以为金融会很枯燥，已经做好了再一次失败的准备，没想到工作上手后却渐渐顺利起来，看来他最终还是继承了父亲在这一行上的天赋，随着工作的深入，对数据分析也很有自己的一套。

因为学历资历的缘故，杨晏然目前只能是理财顾问Riley（赖利）的助理，Riley脾气暴躁又要求苛刻，做他的下属每天苦不堪言，可杨晏然相信，自己会有出头的那一天。这个公司是没有人情味的，你当红就众人捧，你失败就大家踩，所以苏瑾这小小的善意打动了他。

后来知道苏瑾的职位在他之上，再加上她对他总是客气礼貌，言辞之间都是公事公办的疏远，他对她的那些好感也就隐匿在心里了。

这次苏瑾的客户出事，杨晏然很紧张，特别是获悉警察会来，他抢先赶到她办公室想替她收拾资料，没想到遇到Jacob让他去拦住苏瑾。

“那个，”杨晏然认真地说，“遇到任何事都可以找我……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“Jacob并不可信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去你办公室的时候他正从里面出来。”

苏瑾不解地望着他。

“别误会，我本来想把你电脑藏起来，万一……万一被警察查出什么……”

苏瑾明白了他的好意。他是担心像外界传言的那样，她电脑里有替周老先生洗黑钱或者贿赂的证据。可是她和周老先生接触了近一年，只是替他打理股票基金债券，并没有另外的账户或者任何违法的行为，都是按照正常的流程操作。

但Jacob此时去她办公室是好心吗？她的电脑已经加密，旁人根本打不开，而之前他要求的财务报表她也已经整理好交过去了——倏然之间苏瑾明白过来了。Jacob让她休假几天，并不是真的让她回避矛盾，而是趁着她的危机将她的客户挖过来——他虽然是她的上司，但公司的考核上也有一定的任务量，她的业绩已经让他有了危机感。

苏瑾心里发凉，庆幸自己没有按照Jacob的要求把工作交接一下休假，而是如常工作。

“也许警察很快就会找你问询。”杨晏然关切地说，“苏瑾，我希望你能信任我。”

指尖花凉
忆成殇Ⅲ

苏瑾浅浅一笑，微微点头。

她坐在办公室里将锁在抽屉里矿区的资料重新看了一遍，她想起周老先生踌躇满志地跟她说这个项目的前景，那时她就觉得事情蹊跷。也许周老先生没有说实话呢？他取出大笔资金是另有用途？已经几日没有休息好的苏瑾此刻感觉异常疲倦，可还有很多的事要处理，电话一个接一个……她揉揉酸涨的眼睛，轻轻地叹了口气。

顾峥望着窗台上的素馨花发呆，皎洁的月光洒下来，显得清冷寂寥。

母亲在外面敲门，轻声问道：“睡了没？”

顾峥拖着声音回答：“妈，我已经睡了。”

肖琴还是不管不顾地把门推开，见着儿子伫立在窗前就知道他又在想苏瑾，没好气地说：“我儿子哪点配不上她，说分手就分手，一点儿不忘旧情！”

顾峥皱眉，这话他已经听母亲念叨十万八千次了，虽然他一再强调他们只是分开，并没有分手，但母亲觉得苏瑾都去国外了，这不就是分手吗？

见儿子不回答，肖琴继续絮絮叨叨：“当年我就知道她心气高，也知道她会很有出息，可要说过一辈子，她真不是最适合的人选，她不会顾家，不会心疼你，更不会甘于照顾孩子……”

“妈，苏瑾不是你想的那种人。”

“她不就是女强人吗？”肖琴把牛奶递给儿子，语重心长地说，“可是一个女人事业再成功，家庭不幸福又有什么意义？”

顾峥目光黯然，他从来没有想过苏瑾会嫁给别人，一想到和她共度一生的将是另外的人他就心如刀绞。他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束缚她，她可以去做任何她想要做的事，完成梦想也好，实现人生价值也罢，他都甘于成为她的后盾，默默地为她打理一切。可也知道苏瑾怕的就是他这种牺牲，怕的就是不对等的付出，所以她宁愿不要他。

他懂，统统明白，可放弃谈何容易？

这一年米他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她，有时候在网上看到关于她的新闻，会不由得湿了眼。

他不敢给莫小晚打电话，就从陈白那里拐着弯地打探消息，陈白说你和苏瑾还真奇怪，明明彼此关心，怎么就不自己联系？

顾峥其实在等，等着有一天苏瑾愿意回来。

肖琴见儿子不说话，抱起他窗台上的素馨花转身就要走。

顾峥急急地问：“妈，你要干吗？”

“扔掉！”

“唉——”

“天天对着花睹物思人，还不如扔掉这个念想。”

顾峥撒娇般地从母亲怀里抢过花：“妈，这是我养的，已经有感情了！”



指尖花凉
忆成殇Ⅲ



肖琴瞪着他：“你说你怎么就这么死心眼呢？”

自从苏瑾出国后，肖琴知道儿子这一年过得特别不开心，虽然他看上去如常，跟他们插科打诨，说说笑笑，假日里还张罗着带他们去旅行游玩，可是那些笑容显得落寞极了，令她心酸。她也曾想着也许时间久了，儿子就能将苏瑾放下了，可这都已经过了一年，他却还是老样子，她心里真是焦虑。

今天晚上余蓓蓓的父亲到家里来了，余蓓蓓那么好的女孩，肖琴真是一百个满意，可偏偏死心眼的儿子就是不肯和她联系，说不想耽误了她。

余蓓蓓的父亲亲自上门希望顾峥能够到他的公司上班，他拒绝了。这一点肖琴倒是认同儿子的，虽然她父亲承诺会给他一个很重要的职位，另外还让出公司部分股份，但感情这种事怎么能用这些东西去衡量呢？如果儿子真要接受了这些条件然后和余蓓蓓在一起，她反倒会生气，她喜欢余蓓蓓，单纯是因为她的人品性格，不是因为她的家境有多好。

“好，我不扔你的花，那你得答应妈妈一件事。”

顾峥笑了：“妈，您可真是老谋深算，明明不会真的扔我的花却总是动不动就威胁我……我知道平时我不在家你都有替我浇水，所以您的条件我不答应！”

肖琴抬手打了他一巴掌，佯装生气：“现在是翅膀硬了？”

顾峥伏到母亲肩上撒娇：“我这把年纪还住家里需要您的庇护，您别嫌弃我啃老就是了。”

“去见见蓓蓓吧！”

顾峥含混不清地说：“这个呀。”又想转移话题：“周末带你们去一家新开的餐厅……”

母亲果断打断他：“你跟谁谈恋爱妈妈都不会反对，但蓓蓓这孩子重情重义，你不能不管她！去找她回来吧！”

“妈，好像是爸爸在喊你！”顾峥说着，扶着母亲的肩膀往外面走。

“儿子，蓓蓓的父母每天过得多提心吊胆呀，我也是当妈的，每次你执行飞行任务我都牵肠挂肚，她一个女孩子，出门在外，人生地不熟。今天她爸爸来提了很多条件，希望的就是你能和她在一起，妈妈帮你推了，但你要去把她找回来。”

顾峥沉默了几秒钟，终于答应道：“好，我去找她谈谈。”

母亲终于心满意足地往外走：“记得呀，一定要把她带回来！”

这一年余蓓蓓一直在旅行，顾峥的同事许霖总是乐于给他播报余蓓蓓的行踪和近



况，好像他随时随地都掌握着余蓓蓓的情况。顾峥希望余蓓蓓能够遇到真正对她好的人，让她能够真正地快乐起来。但余蓓蓓的父亲告诉他，余蓓蓓现在不愿意回到这个城市，不愿意回家，她像是把自己放逐了般四处游荡，她的状态令他们很担心。以前他们觉得她在机场做安检很愚蠢，现在看她漂泊不定更是不放心，说还不如就让她在机场工作。

可是他能做什么呢？如果给不了承诺，去见她又有何意义？

顾峥是在赫尔格达找到余蓓蓓的，这座埃及的小城，在红海上，绵延数十公里的海岸线包围着清澈的海水、柔软的沙滩和温暖的阳光，全年都很适宜居住，难怪余蓓蓓会选择这样一个仙境般的城市待着。顾峥心里对母亲说，余蓓蓓才没有让自己吃苦呢，她现在过得说不定很潇洒快活。

这些日子余蓓蓓住在一个小渔村里，每天跟土著混迹在一起学潜水。顾峥已经有一年没有见过余蓓蓓，远远看到她穿着当地的服饰，皮肤晒成了健康的古铜色，一头利落短发，和以前那个娇气的大小姐差别很大。

当海边出现那抹熟悉的身影时，余蓓蓓感到整颗心都在战栗，她踩着拖鞋从沙滩边奔跑过去，满心都是难以置信的狂喜。

她没有想到顾峥会出现在这里，这一年她去了很多国家，走了很多地方，却还是觉得自己没有做好心理准备，没有勇气回去见顾峥。她想只要离他远远的，她就能忍住不去打扰他。父母已经表示过多次希望她立刻回国，即使要旅行也不要到小国家，治安不好。可她倒是习惯了这种背包客的旅行方式，觉得很能锻炼自己的意志力，再说了，这种旅行怎么也比上次去云南找顾峥时好，连毛毛虫都怕的她被蚂蝗吸附在身上都义无反顾地朝前走，现在想来，她都惊讶，怎么就那么喜欢顾峥呢？这家伙对她可不算好。

余蓓蓓是扑到顾峥怀里的，然后狠狠地掐了他一把，确定自己不是做梦后，又紧紧地抱住他。

顾峥尴尬地推了推她：“差不多就行了……”

“偏不！”

“余蓓蓓，我要后悔来找你了！”

“你天涯海角地追过来，证明对我是有感情的。”

“我只是奉你父母之命带你回家……能松开手吗？我快被你勒得喘不过气来了。”

顾峥没有等到余蓓蓓的回答，却感觉到她哭了。

她像受委屈的孩子那样在他怀里号啕大哭，引来众人纷纷侧目。

顾峥抬手拍拍她，有些尴尬地说：“这么大人了，也不嫌丢脸！”

指尖花凉
忆成殇Ⅲ



“反正我在你这里丢脸丢惯了！”

“你还准备哭多久？能让我先坐会儿吗？我坐飞机加火车转汽车加徒步……”

余蓓蓓泪眼婆娑地望着他：“你是不是想通了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接受我呀！”

“蓓蓓，我一直把你当朋友。”

“那就不能在朋友前面加个‘女’字？”

“余伯伯不放心你一个人在外面。”顾峥转移话题，“快跟我回国吧。”

余蓓蓓气馁地松开他，伤心地抽泣：“你这个坏蛋！我已经修炼了一年，好不容易给自己做好一点儿心理建设，你一来就让我前功尽弃。”

“那我走，就当我没出现？”

“顾峥！”

顾峥笑了：“别哭了，你哭起来的样子很难看。”

余蓓蓓定睛看着他，然后幽幽地说：“我真的好想你。”

顾峥抬手揉揉她的发：“快回家吧，我也很担心你。”

余蓓蓓再一次抱住他：“那就耗着吧，你等苏瑾，我就等你……看咱们谁坚持到最后。”

“蓓蓓，别让我再内疚了，你明知道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！我当然知道你对苏瑾死心塌地，可我就是喜欢你！”

顾峥无言以对。

苏瑾从公司出来时就感到自己又被尾随了，但今天跟着自己的人特别嚣张，根本不在乎是否被她发现，反而在过红绿灯的时候停在她旁边，摇下了车窗。

坐在副驾驶的男人并不像记者，他戴着宽檐帽，面罩上只露出一双阴冷的眼睛，朝着苏瑾比了一个开枪的动作。

苏瑾心里一紧，看准绿灯加快油门赶紧朝前驶去，从后视镜里她看到那辆车依然紧跟着她。

他们是谁？想干什么？她仔细回想也不明白自己到底得罪了谁，难道——是跟周老先生的死有关？警察已经找苏瑾问询过了，对于周老先生的资金流向问得很详细，并且还问了之前的一些事，苏瑾想起周麒的叮嘱，并没有把矿企的事说出来，但她却越发怀疑这件事跟矿企有关。

苏瑾拿着自己搜集到的资料去找周麒，可他依然不肯说实话，只说这件事让她别再查下去了。

“我知道这件事给你带来了麻烦。”周麒说，“但媒体什么都查不到的，过一些日子这件事就过去了。”

“我只想知道周老先生为什么会这样，”苏瑾盯着他的眼睛，“难道你不想为你爷爷讨一个公道吗？你明明知道他的死是有原因的……”

“我在意真相，但现在我的家人更重要！”周麒冷冷回应，“也奉劝你一句，不要惹火上身。”

“你爷爷一生为人正直豪爽，现在他被世人误会种种罪责，你难道不应该证明他的清白？”

“清白？”周麒怆然一笑，“我们周家已经家破人亡，还要清白做什么？你这种一路顺风顺水，毕业就能进KPCB这样的公司的人懂得忍辱负重吗？请收起你那点儿好奇心！”

“顺风顺水？”苏瑾淡淡地笑了笑，“知道吗？周麒，你从来不了解我的成长经历，我能到这里是走了很长很长一段黑暗的路程。”

“苏小姐，到此为止吧，我真的不希望我的家人再受到伤害。”

苏瑾见他态度坚决，也不再追问下去，但是她开始从那家矿企查起，从他们的合伙人到股东，再到他们的背景……她骇然发现那些合伙人和股东的人名信息全是假的！就连网上对该公司的介绍也是精心制作的假网页，她对比了这家和别的几家矿企的公

